

文艺观察

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双重探索

——从《黑神话：悟空》看古典神话的当代转化

□高翔



古典神话是大众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资源。整体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场域中古典神话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世纪之前，在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中心的主旋律文化语境中，古典神话由于其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经典性，成为大众文化场域中幻想文化的主要类型，且其思想内核贴近传统与主流文化，与现实主义美学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在新世纪之后，市场化语境的深入和新媒介文艺的发展，深刻改写了文化语境，使得幻想文化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样态，神话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古典神话的阐发具有了更强烈的个性色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取向。

从具体文化类型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哪吒闹海》《人参果》《天书奇谭》《葫芦兄弟》《九色鹿》，以极具民族特性的美术风格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改写。这些文本具有丰富的时代寓意，凸显了人民性视角中的善恶观念。当然，这一时期的美术片主要以少年儿童为受众，对神话和幻想题材的挖掘较为简单和纯粹。80年代影视剧部分古典神话的表达亦延续了这一特质。早期作品《济公》(1985)、《八仙过海》(1985)都取材自民间传说，有着质朴的民间价值伦理的表达：神仙并非在玉阙天宫，高不可攀；相反，神仙混迹于尘世，以奇妙的法术惩恶扬善、劝导世人。在《八仙过海》中，与市井红尘的烟火气息、淳朴人情相比，天宫、龙宫显得秩序森严、阴险诡谲。这种巧妙的对比，显现出大众所渴求的神仙与世俗世界的亲和，乃是一种“人民本位”的神话世界观。

此后的《西游记》(1986)、《封神榜》(1990)等电视剧顺承原著本身的浪漫想象，建构出宏大的神话世界观，给予国人莫大的审美冲击。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尽管彰显了“超现实”意味，在意义模式上却力求与主旋律话语的融汇。《西游记》以“取经”耦合了彼时上下求索的改革开放之想象，近乎完美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时代洪流中对于英雄伦理的呼唤。《封神榜》则以大量近乎奇观化的表达，展现了纣王的残暴不仁，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品质。在90年代，部分神话作品依然具有颇为鲜明的“主流”特质，不过其内核从政治层面转向了传统文化层面。《新白娘子传奇》(1992)通过白娘子这一融汇灵性、神性、母性、社会性于一体的“完美”形象，构建了传统伦理中极致的女性想象。动画电影《宝莲灯》(1999)将动画的受众拓展到成人团体，但其特色在于宏大优美的场景与画面塑造，其意义模式延续了美术片的纯粹，以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架构起整个故事。在此，无论是民间视野、主流话语抑或传统伦理，都体现了古典神话偏重呈现主流价值的特质。有趣的是，此类作品几乎都被经典化，使

得相关神话故事其后虽被反复改编和重述，在意义模式上始终处于经典神话文本“影响的焦虑”中。

不过，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及海外新的文化思潮的流行，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神话叙事，使其逐渐产生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在幻想文化日益繁盛的香港有着得风气之先的呈现。徐克的《青蛇》(1993)取材于李碧华的小说，以独特的美学和伦理视野探索了白蛇传故事中的欲望表达，颠覆了民间想象中的故事样貌。周星驰参演的《济公》着力于探索人的命运能否改变这一深刻命题，以笃信人性力量的降龙(济颠)嘲讽操纵凡人命运的众仙，成为最早解构传统神话世界观的文本之一。此后的《大话西游》(1995)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对《西游记》的戏仿中探索了神仙与凡人的伦理界线，进一步凸显了世俗情感的可贵。此外，新加坡的《东游记》(1998)重构了“八仙”的故事，将质朴的民间想象转变为宏大的神话谱系。港版的《西游记》(1996)、《封神榜》(2001)对原著故事有很大的改编，强化了爱情、亲情等更为“当代”的文化元素。而到世纪之交，大陆也逐渐有了对神话的创造性发挥。《春光灿烂猪八戒》(2000)、《西游记后传》(2000)从《西游记》的世界观延伸而来，仅就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逻辑来说，取得了显著成功，其文本不仅没有破坏原有的世界观，且在86版《西游记》的基础上拓展、强化了猪八戒和孙悟空的形象，可以视为一种延续主流审美特质的神话书写创新。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消费主义、大众娱乐的深入和网络文化的崛起，人们对于古典神话的想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开始褪去较为严肃的伦理气质，追求更为娱乐化、更具时代文化特色的呈现。在《宝莲灯》(2005)、《欢天喜地七仙女》(2005)等神话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了非常丰富的言情元素和娱乐元素。《天外飞仙》(2006)则几乎褪去民间传说的影子，以复杂的言情模式重新演绎了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奇。《活佛济公》(2010)非常喜剧化、言情化的癫狂表达，代表了神话剧偏重娱乐化的风格转变。而在电影领域，神话题材相对较少，且围绕《西游记》等经典IP进行反复开发，其娱乐意识更为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古典神话的伦理意涵和幻想美学逐渐消解，融汇在言情、喜剧等时代文化主题之中。与之相比，反而是《魔幻手机》(2008)这样融汇科学与神话世界观的作品，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妙严谨的故事逻辑，给予古典神话以新的审美可能。

古典神话在动画电影领域的呈现，是其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此类文本借助动画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了神话世界观的想象力与审美呈现。不过，在浪漫瑰丽的神话世界观之下，意义的阐发依然是神话想象的关键。《大鱼海棠》(2016)的神话世界观在美学层面非常成功，但个体的情感与宏大的神话世界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意义错位，表明神话的普世性和时代大众的个体化方式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在《大鱼海棠》对“现代神话”的尝试遭受挫折之后，动漫电影遁入到古典神话这一“稳定”区域，但又不得不重新赋予古典神话以契合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取得成功的文本都是对个体意义的重新建构。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由大圣引发的“中年”形象，《哪吒之魔童降世》对于当代艰难的亲子关系的呈现，《白蛇：缘起》对于两性关系的重新想象等。但凡涉及神话世界观整体意义和政治伦理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主要依托于其构建虚拟真实的场景建构和美术表达。在作品的悲剧美学和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以及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的解构和美术层面上对古典(佛教)文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

的建构，此类文本大多陷入语义的单调和混乱。《姜子牙》《新神榜：杨戬》等作品对于“上位者”政治伦理的解构含糊其词，语意矛盾。“白蛇三部曲”先后凸显了现代、未来(赛博朋克)、古典三种时间视域和美学风格，显现了古典神话在其古典形态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的交错中，无力建构统一、协调的意义模式。这种情况同样延续在电影《封神》之中，其表意融汇了中西文化元素而显得暧昧与含混。这些困境显示出，古典神话的当代转换始终匮乏于神话谱系的整体思路。

在所有的古典神话文本中，《西游记》以其单元故事的丰富性和文本意涵的多重解读空间，成为最为经典、改编次数最多的大众文化神话文本。《西游记》的意义转换也成为古典神话构建当代意义的典型文本。整体来看，新世纪之前的《西游记》代表了《西游记》意义的古典时代，它由86版《西游记》所树立，以“取经”这一叙事映射改革开放这一现代性语境中的宏大政治图景，彰显了锐意进取、百折不回的时代精神。但其中隐含的线索则是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反叛英雄，融入取经团队，成为委曲求全、隐忍坚韧的大师兄。英雄的棱角被磨平，融入集体性叙事之中，这是“取经”所表征的现代性叙事对于反秩序英雄的磨灭。

在此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后现代语境的开启，现代性叙事逐渐被个体化叙事所取代。作为《西游记》主线的取经叙事逐渐让位于聚焦孙悟空命运的英雄叙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深刻呈现了这一点，孙悟空的爱恨情仇成为文本的主线，而“取经”叙事成为文本最终的“大他者”，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和命运。《大话西游》在网络空间的“经典化”并非偶然，意味着网络新媒介建构的游戏化空间叠加后现代语境的美学新变。深受其影响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则以更加叛逆的姿态，将《大话西游》中浮现的秩序阴影转化为一种冷酷的权力想象，从而彻底反转了《西游记》的意义体系，构建出总体上的“黑神话”氛围。此后，《西游记》的改编不断聚焦于孙悟空与秩序的张力，以其英雄性的失落表达复杂的社会情绪。无论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精神沧桑、英雄不在的孙悟空，抑或是歌曲《悟空》中心绪难平、难敌世道的孙悟空，都体现了这一复杂的精神面向。

而《黑神话：悟空》吸收了新媒体时代的“黑神话”美学传统，对孙悟空英雄性失落的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与《悟空传》相比，孙悟空同样在权力秩序面前肉身陨灭；但游戏文本所建构的“天命人”角色，则带来了重走取经之路、追逐英雄伦理的新可能。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主要依托于其构建虚拟真实的场景建构和美术表达。在作品的悲剧美学和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以及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的解构和美术层面上对古典(佛教)文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换言之，作为第九艺术的《黑神话：悟空》更多是因其媒介美学特质而获得普遍化的认同，但其“黑神话”的意义模式则更多作为一种文化奇观得到理解，且其故事模式处于未完成的混沌状态。

《黑神话：悟空》的这一独特文化症候也彰显出，古典神话的当代意义阐发，在古典性和创新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世性和个体性之间，仍在不断探索更为协调的形式和内容。(作者系西北大学副教授)

声音

今年，生成式AI音乐创作产品在全球市场异军突起，随着人们在AI领域的不断创新，AI音乐创作飞速发展，从以前毫无逻辑的零散音符组成的旋律到今日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对于非音乐专业人士而言，AI生成的音乐品质已与人类创作相差无几。

使用AI创作及演绎音乐作品的模式是否会成为常态？随着版权问题的不断探究，AI创作颇具争议。AI创作音乐的优势是速度快、成本低。生成式AI技术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大大降低了认知成本与创作成本。AI创作与演绎的关键问题在于其是否能表达情感的层次及感情的变化，能否与人共情共鸣。音乐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产物。《乐记》中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

就目前而言，AI在流行歌曲创作方面已实现了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的梦想，但在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方面，AI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民族音乐理论的应用。AI能快速生成一首作品，大多依赖于已有的西方音乐理论、音乐织体、和声配器等理论数据的支撑，基于模式化设定而成。中国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随着文明的更替和文化的更新累积而成。五声调式有其韵味，七声音阶有其韵律，每一部作品用其特定的主题与动机，形成独特的背景及意义。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化使得AI难以界定什么时机应用哪种写作技法来生成合适的音乐作品：如瑶族音乐中，既有湘南瑶歌(拉发)调式，也有“江华梧州瑶歌”大二度和声等音乐理论，如贸然将其融合，则会出现不伦不类的音乐表述。又比如湖南花鼓戏有其独特的花鼓调式，该调式的特色是主音上的三度音与七度音升高了半音，与主音成为大三度与大七度的关系。三音与七音偶尔也会出现不升高的情况。AI创作如果应用到花鼓调式，三音与七音的变化时机就以合理化。我国著名民族音乐作曲家贺绿汀就曾将其合理应用到长笛独奏曲《幽思》当中，使其意境唯美，让人回味。

情感演绎的表达。音乐表达情感，弦乐里面揉弦的快慢增减，管乐里连音吐音，声乐中的呼吸换气，预示着情感表达的多样化，这是演绎者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产生情感变化的阐述。如贺绿汀在《幽思》作品中，使用发展部和尾声两段华彩段，使得演奏者可以根据自身理解来呈现不同的音乐审美，描绘心中的美好山河景象。又如天气预报片尾曲《渔舟唱晚》，不同乐器对于句式尾音的演绎处理勾勒出差异化的审美意蕴。AI则需根据人们输入的关键词和具体要求来营造场景，对于音乐情感技术的表达目前还不能自主构建其演奏要求以达到演绎目标。单是对旋律的演绎，只能通过音符时值的长短、速度的快慢及休止符的停顿次数，来构建其情感的表述，使得演绎品质单一，缺乏多样化情感情境的构建及不同音乐意蕴之间的神韵。

融合与重构是AI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的两种路径。融合民族音乐理论与数据。给AI创作注入民族音乐模块需要大量数据，这是由创作者生成的。一般情况下，它分为两组数据：用于组建AI创作的数据，以及与他人交互时所产生的数据。前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搜集整理，创建生成民族音乐理论数据模块，设定音乐风格及创作技法的应用，分类民族调式调性、和声分析、曲式布局等。后者则需要听众的配合反馈，使AI民族音乐创作进行合理的自我更新及迭代。如果使用AI创作数据存在偏差时，有时会导致观众感觉不适或是对作品无好感的现象。如民族调式的胡乱套用或是不合理的曲式布局，容易导致听者抓不住核心动机，进而对作品的旋律走向发展一头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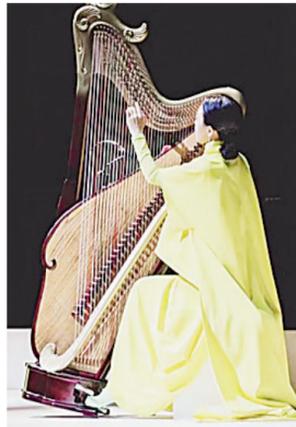
重构作品内容及演绎技术。演绎方面，鉴于AI对社会的潜在影响，要求演奏者需根据对AI作品的理解，同时考虑大众群体的需求，以二次创作完善作品的技术缺陷及情感表达，并使用演奏技法来呈现作品意境。当音乐作品所在的市场涵盖不同的音乐文化及差异化审美因素时，音乐作品的演绎将变得多元化。因此研析AI创作风格与民族音乐文化，了解观众的喜好与习俗，以人民为中心对其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与演绎是关键。从大众的审美角度来界定声乐呼吸与句式之间的合理关联，以自身理解来考虑管乐连音吐音的应用，从场景构建运用弦乐揉弦快慢的增减，用力度的强弱来表达情感层次的线性变化，以此来弥合人机之间情感沟通的断层现象。

今年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了一场《零·壹中国色》AI与国乐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与AIGC技术合作，通过演奏家们演绎AI创作的音乐作品，旨在实现人类与科技的结合，传统音乐与现代科技的融合。AI音乐创作跳出作曲者已有的固定思维模式，为演奏家的二度创作与演绎提供了深度探索。演奏家们先后对AI创作的作品进行了六次修改，经反复演绎之后才使得作品成型。由此可见，AI民族音乐创作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空间的音乐架构，演奏家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意识构建自身独特的表演场景来重构AI音乐作品，更好地呈现出作品的情感。

新时代AI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如何守正创新？使用AI创作音乐作品的是人，聆听音乐的也是人。AI创作+演奏家二度创作演绎使得人们既考虑AI创作技法数据的融合更新迭代，又可以把AI当作合作伙伴进行作品重构，多维度分析及演绎民族音乐作品。把AI当成心灵的对话，权衡艺术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平衡，赋予音乐作品民族观与价值观，才可以创作出更适应时代的民族音乐作品，爆发出创作灵感，呈现出多样化的演绎效果，与人共情共鸣。(作者系湖南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副秘书长)

新时代之民族音乐的创作与演绎

□何佳羽



4月13日、14日，上海民族乐团国乐与AI音乐会《零·壹中国色》在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这是全国首台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

阅评计划

在时代巨变中坚守传统文化

——《敦煌：千年飞天舞》读后

□刘皓

甘肃青年作家冰天跃马行的作品《敦煌：千年飞天舞》首发于咪咕阅读，随后在《中国作家》杂志2024年第9期全文发布，共25万字，这是网络文学作品第一次在主流文学杂志全文刊发。该作品将敦煌这一文化瑰宝作为核心，讲述了一个关于敦煌守护和爱的故事，通过青年郑旭、夏邑、王安之、凌杰等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这不仅是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小说，更是一部反映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实现自身价值的作品。

冰天跃马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以《乾陀婆切利天部众像》的修复和保护为引子，揭示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文物保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小说融合都市商战、现代言情和豪门恩怨等多种叙事元素，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吸引力。同时，作者巧妙地将这些元素与文物保护的主题相结合，使得作品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也传递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敦煌：千年飞天舞》在故事叙述、人物刻画、情节设定等方面都是网络小说的范式，在情节中融梗，在故事中下套，人物设定简单，叙事直接明确。同时，它也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作者没有将“金手指”“异界”“穿越”“超能力”等一般网络小说的元素写进书中，而是通过清楚明了的叙事、简单准确的设定，将一个完整且有吸引力的故事讲

了出来。

当前网络小说创作环境中，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还不是主流，读者并不多。在大多数网络小说读者眼中，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意味着主旋律，代表着说教，要求奉献，描写伟光正。从作者的角度看，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需要生活，需要作者本人对真实生活和具体人物的确切体验，这一点对大多数纯粹依靠想象力满足读者需求的网络小说创作者来说是困难的。这给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们带来了新机遇，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其实是可以将网络小说“套路化”“类型化”的标签添上新的颜色，走向新的赛道。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逐步趋向成熟，各种题材都可以成为网络小说创作的对象，“脑洞”“金手指”“异界”“重生”等不再是网络小说的全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也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读者看惯了光怪陆离的故事，看多了满天超能的场景，现实题材也会成为读者选择的对象。网络小说中的现实题材创作必定越来越多，也会不断出现精品佳作。网络小说的本质是爽文，秒樱在《爽文是网络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载体》一文中认为：“制造‘爽点’、追求爽感和快感的‘爽文’机制成为网络文学基本的叙事伦理，使读者感到‘爽’、供大众消遣娱乐似乎成了终极目的。”这个观点指出了当前网络小说创作的规则，那就是让读者高兴、让读者兴奋，在看作品时能感到多巴胺的分泌。很多人错误认为，网络小说就是娱乐，不用刻意去深

思，不用专门分析人性、剖析社会，网络小说的用处就是解闷，让读者感到新奇和快乐。因此，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不好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会变成传统类型小说，或者放飞自我，脱离现实题材的本心，变成类型化的网络小说。从实际的创作情况看，如果按照传统写法创作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很难吸引读者，读者不喜欢，小说的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不需要也没必要向传统文学创作一样追求深刻、琢磨人性，还是应该用网络小说的普遍思维去创作。

在刚刚闭幕不久的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网络作家银月光华在发言中提出，网络小说中的现实题材正在脱离简单的“真实感”“正能量”等标签，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写作做到了真正“沉入”各行各业以及生活中。《敦煌：千年飞天舞》正是遵循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网络小说创作的手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对如何创作出优秀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提供了范例。首先，作者对创作的题材有深入了解，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实践，资料收集、人物访谈等工作是创作的基础；其次，作者紧扣现实题材这一主线，明确自己的创作类型为现实题材，贴近现实生活，书写社会现状；最后，作者没有忘记网络小说的基本属性，主题可以深刻，文字应该直接，不用在写作手法上婉转回环，不用在描人叙事中过多分析。(作者系中国作协创联部会员处处长)